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上皇帝書一

上皇帝請復鄉飲禮書　田諫議

月日鄉貢進士臣田錫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聖人秉大業得大位制禮以經邦國作樂以和神人五禮行於朝廷達之民有終身不得覩之者六樂奏於宗廟達方之俗有終身不得聞之者於是制鄉飲之禮行鄉校之間俾人徧知與人易識焉其禮也揖讓其儀其詳有敬恭之儀有俎豆之數命鄉人之賢者為主延鄉人之老者為賓揖讓拜起皆有儀升降進退必有位以金石之樂和其節以雅頌之詩導其情自秦承周衰漢承秦亂不能行之至後漢世祖行之世祖之後復廢至西晉復之西晉之後又廢墜皇唐用之明著禮文散頒郡國咸俾長吏以化黎元至開元中宣州刺史裴耀卿以為鄉飲之儀唯於貢士之日略得行之用其[illegible]

得豈聖王化俗之心豈良吏知礼之大於是拜章表以上言曰恭儉而行礼月而習之歲而行之于是宣州者皆宣庭家方舞學歌白華之什華黍之詩南陔之篇由庚之頌言孝子養親之道遠方物遂性之旨觀者皆踴躍驩聽者有感於盛礼樂之感於外而精誠已發於中也在唐之世為唐之牧守唐之世祚垂三百載唐之牧守凡幾千人唯羅卿能於一郡之間獨舉先王之礼猶化其俗尚移其風以是知先王之礼不徒行先王之樂不徒用但後人行之不得其道用之不知其微國家大礼与天地同節大樂与天地同和禋天地祭宗廟祠山川正齒胄招封冊冠昏之礼軍旅賓客之容陛下皆本古王之礼而行之以六代之樂而明之所謂礼樂刑伐自天子出矧國家括地三百州拓土一万里守在叔疊孫民風大和朝廷之礼既崇而遠方之民有未親見之者朝廷之樂既備而遠方之俗有未親聞之者願陛下申明舊典重行新政須鄉飲之礼脩鄉飲之儀使其觀祭獻之嚴則知不忘報本矣觀揖讓之祀

則知所尊者誠矣見賢者為主則知尚德者可尊矣覩耋者為賓則知尚年者可恭矣閱揖讓拜起之式則知謙恭撙節之可尊矣見升降進退之容則知揖遜俯仰之可習矣聞白華南陔之詩則知孝於父母矣聽雅音正聲之奏則悅於和樂矣月而習之歲而行之檢於禮而自敦篤於道而彌深詐偽化為柔和很戾化為良順革惡歸善棄邪復正其何欲哉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竟育生於知恥之性既無過又知恥國家雖設刑而無犯匿是可刑矣朝廷雖設禁而無過差可禁矣若是則為父者以慈愛而為教也為子者以孝而自守也為兄者以友愛而自得也為弟者以恭謹而自悅也為夫者以和而有其室家也為婦者以柔而專於舅姑也一家率之一鄉慕之一邑化之一郡餘之一國興之天下同之得非王者勵精於禮樂而教之諸侯折節於禮樂而奉之若以為古之禮也不可復行則世祖承盜苻之後而能行之晉氏承元魏之亂而能復之太宗革隋季之淫而能用之若以為後世之澆漓難以化

之則叚犍卿何以化之宣州之民何以順之是知三代絕迹千古
廢禮猶可繼完補葺損益裁酌於其俗適其時而明之況身覩之
風開元之化左顧不遠右功可及新章不俟今式斯在昔舜庭奏
樂而鳥獸率舞殆於律而草木遂萌文王行禮而夏秀稷蔽
宣讓之而藏感集翠亦夫金石至和非有樂於鳥獸而鳥獸自舞草
木無情非徇於律呂而律呂能通西伯之仁不以化虞芮而爭
訟自息晉卿之讓不以矯厲而次屬自肅蓋禮樂之進物也速
而謙讓之服人也深況欲以賓主之禮以明之以祭獻之儀而示
之以金石之樂以和之以升降之度以化之以揖讓之容以導之
以尊賢之序以尚之以養老之道以諭人之心物之性得不優
而柔之而自趣之感而慕之而自化之鄉飲之禮化民導俗夫如
是之速也願陛下詢公卿而復之奉陛下勑敕守而行之行之朞
年則民知恥行之再歲則民知教行之三載則民知禮行之而不
輟用之而能久則比屋可封之俗不獨堯帝之時也罷代以虞鼎

矣聞樂而感之者不獨賞州有之也天下當莫然也天下幸甚
海內幸甚惟陛下裁之臣不勝慺慺思理之誠謹昧死奉書以
聞臣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再拜

上皇帝陳情書　　河東先生

九月八日將仕郎守殿中侍御史臣柳開謹詣東上閤門拜手
頓首奏書於
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下蓋君之視臣猶
父之視子也則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古今共貫家國同塗
苟臣子罔孝之心不違則君父仁慈之惠無枉臣今所以言之
至此者蓋陛下於微臣處君臣之際有父子之恩自陛下登位
到今臣荷仁慈之惠非常者多矣而微臣於陛下即未嘗得盡
忠孝之心焉天高聽卑望賜詳覽臣於太平興國四年衛尉丞
臣開舉首選充京官時蒙聖慈特授臣右贊善大夫國朝自來
舉首常例所授不越本舉之官前後覃恩千百其數惟臣殊異

延越羈流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恵非常之一者也是歲陛下平吞商陽秋八月臣從歸順歸於京師不累日間聖慈差臣知常州軍州事國朝常例新授朝官罕有便得知州者惟臣不歷監當場務不經閑慢差遣便典侯藩遽當重寄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恵非常之二者也是時朝辭面遇聖旨面宣謂常潤之民去寇賊之患令臣勦絶用洽承平臣到本州剗除諸惡明年又蒙聖慈特移臣知潤州軍州事九州之中萬方之大凡居文武班列出領州郡詔條未有如臣東西為隣疆境相接去彼來此為辱為榮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恵非常之三者也臣去年與同職不相和叶為公事因致鬬爭自貝州知州授上蔡縣令雖為貶黜益認優隆臣見自來官僚犯罪貶官者小則均商羈縻大則交廣貶斥遂無俸禄之為養與骨肉以相離惟臣獲銅墨之榮在畿甸之側得家屬而完聚受月給以豐饒是陛下於臣垂君父仁慈之恵非常之四者也臣近蹟天兵深

入賊界雖則部領糧草頗亦經涉陣塲見犬戎之猖狂知邊部之捍禦臣遂陳誠懇上達冕旒乞居士卒之先求以干戈為用願展微効以贖前非實不望別改官班亦不望別承恩寵陛下輒加雨露拔上煙霄授臣以舊官擢臣之深過未經郊禋赦宥便得叙用役資是陛下於臣吾君父仁慈之惠非常之五者也臣自旬浹以來曉夕思念陛下於微臣即有君父仁慈之惠五矣微臣於陛下即未有臣子忠孝之事一焉臣近瀆天聰乞効臣節陛下加臣之恩榮即甚非次微臣事主之志願即並未伸臣忝是人豈無感愧況臣好事古人行事又荷陛下聖知當報答天地之時有樹立功名之處今臣若散當差遣在臣見頗是尋常不能展臣薄材不能竭臣死節且四海之內万物皆寧唯有幽州未歸凶奴未滅伏望陛下於河北屯兵之地邊上禦寇之方賜臣步騎數千今臣統師行伍必能為陛下出生入死破敵摧堅追窮寇於深邊請擒胡於絕域況臣身今四十膽氣方

而比之武夫粗識機便者此則得盡臣子忠孝之道得報父
仁慈之恩縱使身歿於戰場亦得垂名於史策臣之願也惟陛
下察焉臣朋頓首頓首

上皇帝陳時務書　范文正公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某謹詣閤門
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
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
千古謂之佞今臣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途而居難
立之地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恥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激
而發万死無恨況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詎
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万機未暇餘論大臣
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
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
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作故聖人

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敝則救之以文質敝而不救則將弊而不彰文敝而不救則并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於大乱乃有來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甚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变变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況我聖朝千載而會猶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变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救論詞自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昔諸侯叢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虞危大寇犯闕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

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守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无危亂於是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戰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還危豈聖人之意哉而況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恪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屢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亡亂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无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事遽有煩言猜嫌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今自京至邊並無關險其或恩信不守變詐忽作戎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不戰或戰而无功再叩澶淵豈必尋好來

知果有幾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舉文字忠義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舉拳壯勇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選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列于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堅長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亦不得帥魚肉無殊亦於倉卒戰鬪之間拔卒為將蹶狼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監也至於塵埃之間豈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人居安慮危之俻倫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国家累聖熙理而致太平大綂紀綱法參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唐衰之後唐興之時時開館殿以待賢俊得斈士十八人聲滿天下此文學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大化也唐之中興往往得人唐

表之後此選不盛我朝崇尚館殿目為清華相輔之材多由此
選三館清密古謂登瀛近歲任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
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讎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限以歲年
漸於清顯雖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將相之材之意也伏
望聖慈稍為大臣議其可否重為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
之器此國家之大美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
奇之朝宜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官賞一御史
者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使犯顏者
危緘口者安以進察右為虛言以陳緘默為供職三載之後進
退兩同臣恐天下切議朝廷言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
史之徒尸素於朝非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褒
重君子賞延于世大勳之後五賢為嗣餘予則以子自調不使
混淆而後世大防兩羣顏波千載凡居近位子孫贅級盈門冠蓋
累路賢尚不肖例外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臣

自揩之際務相姑息因為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繇
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冒之徒絕罕孝廉之子使親民
政其敝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兄所不有實累聖風豈非任
官推賢之体也人避兼總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然祿位填委
文武官吏特開歸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困於寒餓徒於
礼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皆年數歲一舉乃為奔競至有訟爭
而況修辭者不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既廢文風益澆
詔令雖繁何以勸戒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
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
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為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沿清
此源不以誘議為嫌當以治亂為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
之臣又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
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讎是故御天下者德可
恃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天右皇帝陛下崇聖德以來服天下

之心若夫愛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
祝網於民註率常戒百官易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
之恥珠玉之玩羅龍組繡之貢獎奇武之雄表出文皇之官人少
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鷄鳴而起孜孜
聽政每有餘暇則召文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
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
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
自古帝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乱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
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
骨鯁似強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
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
國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在右此国家之可喜也伏惟
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内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
敗徳国侵則害加黎庶徳敗則禍起蕭墻乃知姦邪之凶甚於

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為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所覩來章頗屬瑣碎非深居九重靜鎮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衛守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尚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幸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朝取舍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縣獄之重輕錢穀之司爭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鄉雇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

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万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弥縫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群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恐公共委任而悉出入於機之煩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多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或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鑑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姦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覧内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姦妄之言便以爲實内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諂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爲直以詐爲忠使内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

可不察又自古觀近小臣姦多撼倖恃國恩寵為人階緣公議
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逕政有多門伏望聖慈深為防
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由陋之人本无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
聖朝之取舍因敢罄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千犯天威臣
無任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昧死謹言

上皇帝辨杜韓富范書　六一居士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
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加察臣伏見杜衍韓
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
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
事不審知然臣切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
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
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
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惟指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

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无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薦號爲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是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

等真得漢史所謂君臣有不和之迹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
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所得專也臣切思仲淹等自入
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
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臣與仲淹於陝西時
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
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固天下之
人所共知臣但見其避讓太煩而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
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作事乃開
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
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
條列大事而行之以久衆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
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
遇事而行更无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
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

路宣撫國朝累遣夫自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
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詞侮慢至有
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
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侮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
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
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
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
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
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聖德仁慈保全
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
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
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
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
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擧

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衷唯陛下擇之臣脩昧死再拜

上皇帝書　趙清獻公

臣聞欲治之主得人其昌左右前後皆賢正也謀謨讜言皆盡延納也忠厚剛亮之士日益招來便佞詭姦之徒日益摧縮號令風化日益流布朝廷中外日益尊安若登壽域坐躋太平之象立見意左右前後一日不得賢正之人而為之輔翼雖堯之耀舜之孜孜夏禹之克勤文王之不暇食求如之何也已漢劉向謂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基誠哉是言也在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卦為泰其繇云上下交而其志通也正臣非君子歟返是則於卦為否矣否之繇則曰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內小人而外君子邪臣非小人歟此言為天下者宜進君子而退小人也明矣谷永所謂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其有旨哉夫南面而聽天下也公卿百執事雖挨滿前孰為

正孰為邪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在聖人明視而聰聽之精擇而
慎來之真為明白人焉廋哉大抵輔相樞機之任得正人也得
君子也然後同德而同心也則其下所謂邪者小人者雖並相
与俛首帖耳以去而排徊所留亡幾矣聆觀古昔信史備存有
虞大聖人也任十六相世濟德美檮杌驩兜流竄四裔民至于
今稱之亡窮周成哲王也善有旦奭則倚之不貳惡有管蔡則
誅之勿疑故年七百而世三十也始皇惑高斯之佞不能奪忽
叔孫之言不能与秦嬴之敗曾不旋踵元帝知恭顯之姦不能
擯愛蕭望之之賢不能用炎漢之運從而衰下唐太宗納房杜
王魏之切議致侯君集張亮之兇併遂成正觀之治天皇聽許
宗之附會戮元忌之忠良終有易姓之禍其後元振朝恩之擅
權元載盧杞之竊位代德之世其危殆相繼不絕如綫致識用
人之得失莫不係國之安危明分兩途不可不辨恭惟陛下以
上聖之姿御神器之重開納忠讜繼承祖宗數路以取人一德

以求治然而迩來日星詭見聖意焦勞蝗潦為災民力彫敝將
庾空塞戎狄窺覦官冗奸騁風俗奔競今將治其弊安其危豈
一人獨運於岩廊之上而能致之哉當此時也謂宜博選忠直
方正能當大任出所謂賢人才士者速得而端用之位于丞疑
輔弼之列朝夕獻替得嘉謀嘉猷敷為號令使天下且自聞見
太平之政在今日耳臣不勝大願願陛下宸斷不疑奉正以却
邪進君子而黜小人有為於可為之時无因循後時之悔則天
下幸甚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此其時也臣疏賤之迹愚亡所能
唯思死節一訣以報陛下殊擢寵眷之德萬分一二

上皇帝乞納諫書　　滄浪翁

五月二十八日具官臣某謹上書
皇帝陛下臣聞治平之君使危亡禍亂之言不離於耳則天下
庶可久安也高位之臣使顛覆窮辱之禍不絕於心則百職可
以无曠也治平而忽危亡未有不危亡者也高位而亡顛覆

未有不顛覆者也此物理之常勢古今之定分也歷觀前代聖
神之君好聞乎讜議賢明之輔不壅乎下情蓋以四海至遠民
有隱慝不可以遍照故先聞賢愚之言而達四門之方幾至繁事
有習弊不可獨覧故必求衆多之議以更張之然後朝无遺政
物无遁情雖有姦人邪謀莫得而進也臣昨覩乙亥詔書戒越
職言事者播告四方无不驚惑往往切議恐非本於宸衷蓋陛
下即位以來屢詔群下以求鯁直故百僚皆得轉對又置匭函
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如此是与前事相違豈非大臣蔽塞陛
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唯于損朝廷大政實自取覆亡之道
夫納善進賢宰相之道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今諫官御史又多
出其門下但務希旨即取好官多士盈廷禁不得語陛下高拱
法宮之內何由得聞天下之務乎臣前見陛下以孔道輔范仲
淹剛直不挠致位諫臺後雖改官不忘獻納此二臣者非不知
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敢負陛下委任之意于臣子忠盡之

節而皆競罹中傷竄謫不暇使正直奪氣賢士咋舌自覩時弊
口不敢言昔晉文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持祿
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是
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
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老人愚耄疎賤之至者也豈以義
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況國家班設爵位列陳
羣英故當貴其公忠安可教之循嘿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
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于茲可為驚怛伏望
陛下霈發德音追寢前詔勸於採納下及務兼求觀四海之安
危轉念朝廷之闕失見所未見日新又新故可常守隆平保全
近輔若詔牓未削斯因成風則不唯堂下遠於千里切恐指鹿
為馬之事復見於今朝也臣區區以此言達於冕旒若非不知出
口禍從為國關憂蓋欲陛下一悟則天下蒙福以臣之軀貿萬
生之命亦以大矣伏望陛下留意焉

上皇帝封禪書　孫直諫

聖宋受天眷命皇帝紹保万邦治定德隆逐洽遠同由是聖朝耆艾及公卿百庶合爲拜章稽顙伸道封禪而皇帝過謙厚抑閏迪愈允詔聞至王而神人胥懷卓莽咸曰甚謹俯酌庶懇上稽古訓既作封禪書一篇雖不足以敷衍洪烈激涵盛獻庶冀揄揚下誠贊賁暢厥事旨之志也其文曰邈乎天地權輿絪縕混沌分參兩黃品物用章於是庶類之宗膠轕芳充費之祇布獲交爭尤不已必亂爭未息必傷流則從伏作而顛氣乖傷則狂暴煽而生類殃雖天地也能品物之性罔克異類之底寧能黜歷之昌圖克舜倫之自章越乃歷選列辟輔其去綱易曰右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裁成之猷罔爽然後命無忝也輔相之能克篤然後功業成也不命元功允著既從於是有登封以助高厚焉有封禪以報厚焉稽厥雍他所以告駿命也所以告燔功也所以鑒右嗣也所以答靈祉也苟非至德溶穆淳化洽

滿同符天休合節比宜奚擬議之敢乎惟皇上帝歆豈孔徹匪謌詩其令而晣晣其符故當命者儲嘉瑞違心者極妖穴肇自生民君子力以取治者雖皇王殊歇謚迹近異歇彰稱以克荷畀命尤簡帝心者圖不曰仁義禮樂而已是以二帝之懿三王之輝雖禪代有殊質文相貿罔不惇仁以懷物郵正義以辨邦質大禮以條上下之宜盈至樂以結士民之愛然後風聲踵武獲豕而儀設遏心之妖孝當命之瑞媢周既遊文馭古昔遐圖啓極者雖小陵慘酷以縱衆瀆威武以濟逆奮潰頌誦以立震任巧欽以周行故仁義之休禮樂之淑稍著於兩漢暌於魏晉彫落於齊梁枯槁於周隋剗斷於官唐尋剝於五代其末醇而復也迦見然猶有取小康而展盛禮拯成惠而冒壯盛相迦頌於前班固替於後呼嗟之徽歷于世宗宮闕之祉耀于光武稽其所以𬞟勤濟衆闡康軌物垂諸聖世胡其起方歌大宋之道昭晰前古盛德宏功泰熙日融貽則律九代乎多壘建王

謀也後則循典敷政誥万邦之彝倫也是故黃鉞初揮則蠻貊者華歷首況龍服所以昭周武也洪恩漸被則涯斯建昧斯擴惟天所以程唐堯也暨皇帝誕膺丕圖纘緒克右雨露之所豐霈日月之所丕燭靡不僾息休光弥綸至澤畢瞶煌煌雖幽必彰迩迩洋洋無遠弗屆猶復懼古典之未敷叔弊未祛由是訓罰戢於古刑夷憯酷也復戟戡於鋒鎬蒞戚武也篤意草於簡易滌煩謫也起俊乂於鄉遂劃巧偽也於是刑清而民和政優而道益隆憲簡而俗益醇賢進而官益舉至則樹仁義之根而復植之振礼樂之緒而再暢之俾九有之黎庶餘乎涵仁之澤被運乎正義之紀條暢乎大礼之緒都穆乎至樂之統至若鼎鼐辨給之俗裸祖文身之群雖古昔之所不自舟車之所罕通相与稽首闕庭執贄請吏故大化流也泛濫乎郊甸汗漫乎要荒滌蕩乎戎夷浮流乎罽截遐者在昔舜之乾禹之舜相襲也湯之禹文之湯未百世也前憲燕賤易删也餘德瀲灧易沿也道祗敦

憲易修也然而流德之罔敢於舜禹亭之函勤於萬祺夾之坐
役於湯日昊之思齊於文然後舜啓無爲之治禹成無間之譽
湯闡求賢之望武致吞武之聲焉若至宋宅千古之下風規于
古之弦綱使淳源清流解紐復繼化一変而仁義醇道一反而
行繼同乃作帝之淳王之方民乎明拂前之悰往之頑民乎逆
運申是上帝時諶祥符鑠彰既而乾之精坤之形相與駢驛八
區萬珍來庭故在上則星緯儲休慶雲昌輝甘露榮光震敷時
乘在下則靈芝朱林時醴泉波委羽毛鱗介更誕效表咸瑞諜之
所闕標前史之所罕聞炳燦簡編卓出古議則倣亦宗之崇高
及漸成之皇儀時乎時乎斯厥時乎而皇帝戎謙儉之退若損
咸其一昊念稽于衆誠未之界行徹諸冊牘非詳明之所存者
也昌言修德以錫符吉符以行事是故續封叟舉此之大也
德至弗圖慢之其也聖上罔從拒而動歴于慢而守官乎御學
讓之瑣勤未皇寧之寵驚威東厥僚詳礼宗伯陽承登五齡揚旃

九旗寅宮追蹕崇配黃帝肅雍隆盛於万世王獻勅鎸於一時其不休哉其不休哉自生長德洽無已朝廷不宜越次僭覆擬議文宸然以重迪我先訓沐浴大賚而詡後古參倫聖世知有天作焉其敢自陳列辟受命之獻次叙二帝三王雍容之盛繼漢道晉隋唐因循之治然後知哉梓風振頹甚哉成湖相非睿聖禱能煥發闡揚格斯 之昭著乎赫以頌聲之聞不諳未釋光民遺範謝孛莠羌則喜禧之聞有其忝君嘗仲也故敢奮技愚也述哉貞典冊然後歸無疆方俯伏俟罪惟聖天不以人廢言臣之懇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八

書

上皇帝書二

上皇帝論三事書

司馬温公

月日具位臣光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聞書曰面稽天若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言王者為天之子不敢不朝夕小心祇畏其命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是故洪範九疇以五行為本言王者當祇順五行之性內謹五事以治身外修八政以治國正五紀以承天序折衷於皇極之道登用三德之人稽合以龜筮之謀察風雨寒燠之來以省得失知休咎導迎五福避遠六極此万世不易之道也臣不勝狂愚遠往觸死伏見陛下即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流於江湖河首據其木禾老弱流離捐瘠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許潁之間親戚

相食積尸成丘既而僵冬无雪發氣如春草木早榮継以黒風
今夏疫癘大作殄沒殺孚里病者比屋衰連交路至秋幸而豊
熟百姓欣然庶幾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
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為洪波一尚北穗蕩無孑遺都城
之內道路乘桴城闕摧圮官府倉廩軍壘民居毀没殆盡死於
壓溺者不可勝紀耆耋之人皆言耳目所記未嘗睹聞此變
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其所以致此
之咎乎臣性愚妄誠不足以窺測天意切以書曰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然則災異之來不在於他尚人心和悅則天道无不順矣詩
曰亹亹文王令聞不已又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古之聖王未
有不先其令名而能行其政於天下者也臣伏見陛下踐祚之
初上自宰輔以及朝臣下治閭閻愚民匹夫匹婦无不翕然同
辭稱頌聖德如出一口皆云方今皇族未朝覲者八百餘人陛

下仁孝聰明發之冠首知人疾苦識其情偽飭儉愛物剛果能斷既美先帝知人之明又慶己身逢時之幸涕泣共談悲喜相半自思以為昔漢惠帝无子而得文帝恭儉謙恭百姓富饒幾至刑措昭帝无子而得宣帝勵精明斷吏良民樂號稱中興然則國无嗣子而旁親入繼未必不為天意祐社稷而光啟聖賢也私心自幸文甚於衆人俄而聖躬有疾上下之人思殺身為雖粉骨為藥所祈早瘳以覩聖政不意數月之後遽違之戚稍愈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迨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且切伏於閨門之外日聞衆論不勝悵恨痛心疾首晝而忘食夕而忘寢為陛下深思其故終不能明意者陛下恭奉勤循守之間万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無有二焉惟陛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切以皇太后仁明之德著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任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不可謂全非皇太后之力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

之前為陛下叩頭祈請願為之傷如此豈可謂无慈愛之心於
陛下哉不幸為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小有隙
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陛下為人之子安可較量曲直遂
生忿恨而弛孝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
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為天子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
陛下而諸營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閑
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里閭之民家有妻數女及
有數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為後其人既
沒其子得田産而有之遂疎母棄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鄰里鄉
黨之人謂其子為如何人哉以匹夫而為此行猶見貶於鄉里
況以天子之尊為天下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
先帝天性寬仁重遠物賓晚年頭疾厥後万機遂以天下之事
悉委之兩府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敢含怨隙未必皆
當及巧設俾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擬陷衆人卻厭孫兆無所

伊周及陛下即位皆謂必能奮撥亂興制昭明君德收攬威福還
復王室進賢退邪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
事謙遜深自隱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
於細務忽於大体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
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孽惡未除无
所顧忌或非材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
臣聞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以堯稽于衆舍己從人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聞善言則拜湯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此
四聖人者豈其才智之不足哉然猶有孜孜汲汲下詢芻賤之
人者蓋以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獨知必資天下之
耳目思慮然後能盡其理也陛下聖哲雖美亦當取法於堯
舜禹湯而即政以來或意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
外寇使群臣之言皆无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
孔子曰人之言曰予无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

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是故明君之於聽納无彼无我无親无踈无先无後唯其是而已矣若重我所有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得而見矣夫人心之所好者視醜以爲美所惡者視美以爲惡苟能以平心察之則是非易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之不合則怒而弃之自是讒諂日進方正日踈殆非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夫以君相之重何啻大山與丘之輕何啻雞卵乃欲相爲較其勝負臣固知其不敵矣是以四方擬

忠之士顧効區區者皆望風不進結舌沮氣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皆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聞天意保佑王者故為之下災異以譴告之若至者恐懼修省則非徒免一時之害又將有福祿隨之商之太戊武丁周之成宣是也若傲忽不顧非徒為害於一時又將有危亡之禍漢之成哀桓靈是也今災異之來意者皇天不將保佑陛下以成商周之美乎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留聖意奉事皇天愈加孝謹務得驩心調長公主時加存恤無令失所繫擊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剗棄僥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斷而行之以至誠非特為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況於人乎一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況天乎詩云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降在茲夫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為要於中心

則天已知之固不待見於名而見於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不以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既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蠻貊遠至奕世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默復有所陳惟陛下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

上皇帝乞聽斷書　　司馬溫公

月日具位臣某再拜昧死上書皇帝陛下臣材識庸鈍陛下過聽擢備臺司臣夙夜盡心以思厥職頃有獨見足為報切見近歲以來政府言職迭相攻毀分為兩朋有如讎敵所以然者蓋由人臣各務逞其私志互爭勝負不顧己之是非人主不忍違逆人情兩加全護不忍判其得失是以群下紛紛日鬭于前而朝廷為之多事者也臣伏見陛下天性聰明仁孝恭儉承祚之初孜孜求治此誠堯舜之資群生之福也群臣幸得遭遇此時不務將順聖德紀綱治體革政事之久敝救百姓之疾苦而各為私鬭不知殫極誠可罪也臣聞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

剛健為德以厚重為威號令當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昔漢武
帝謂田蚡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又謂衛青曰郭解布衣
權至使將軍自言此其家不貧人主之言若皆切當如此群臣
安得不畏服哉夫心知其非而面徇其情口順其說依違兩可
此最人君之大患也今國家政事未有先經兩府相與商議然
後施行間亦務外人莫得而知及詔令已下甚謀方得聞之
若事有未便從而論列陛下還復下之兩府人之常情自非大
賢誰肯以己之所謀為非而以他人之言為是哉必須排損沮
抑以為難從此人主之所以獨取拒諫之名而大臣私得專權
之便者也臣愚伏望陛下自今應有臣僚上言朝廷闕失者陛
下當清心省慮自以大公至正之道決之若大臣所謀果是不
必顧恤言者言者所陳果當不必曲順大臣之意無高下言
無先後唯是之從又何紛紜之足患哉必若其人等因有爭執
者陛下亦當再三審察更以理道往返相與詰難以盡其情果不有

可取力憚改爲若漢宣帝之於趙充國則万事无不當矣必若理道忌非願然在臣而其人執迷文過強很不已者雖加罪黜天下皆以爲不可哉如此則豈惟尊得其正亦使威福之柄盡歸帝室矣凡天下之事是非未明則不可不慎是非既明則在陛下決而行之臣前日所謂惟道所在斷之不疑者未能感悟不能移者正謂此也伏惟聖明俯加裁察臣某昧死再拜

上皇帝書論尺律　范忠文公

六月十一日具位臣鎮昧死再拜上書　躰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道皇帝陛下臣伏以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定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臣爲礼部官時与鄉人房庶問上尺律講之甚詳今庶已歸臣又罷職而臣獨冒侵官之罪以進其說者不敢自默有所隱以負陛下制作之意也臣切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

人懼後人不能知也乃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攷之參攷而是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猶可導也夫形者何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龢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也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且謹條十者非是之驗列于左惟陛下裁擇焉且謹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稃二米又云一秠二米後漢任城縣産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一稃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為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貴重之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斛秠皆一米河東之人謂之黑黍設有真黍以為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是大圍九分外其大一分三

氂八豪而后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止七十六分二氂
矣論者謂四氂六豪爲一分古者以竹爲律竹形不員而合以
方分置算此律之爲非是一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
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
也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
重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還于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
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爵
謂爵琖其形正員故龠當員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
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氂容千二
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此龠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鬴法方
尺員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
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礼璧羨度尺好三寸
以爲度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爲度則八寸
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

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
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為鬴之
方十寸尺為鬴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
百三万六千八百分今鬴方尺積千寸此鬴之非是五也又按
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當隋時漢斛尚在故
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羃百六
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
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圍分分謂之方斛所謂徑三圍九
方五斛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七也又按權
衡者起于一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鬴其重一鈞聲中黃鍾之宮
漢書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鍾鬴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
其輕重者欲見厚薄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
衡為非是八也又按鍾有大小有輕重有厚薄今無大小無輕
重無厚薄而一以黃鍾為率此鍾之非是九也若一律謂之博

一律謂之股三律謂之鼓凡此者十二律各別也太分之鼓一以
黄鍾為基是聲之非是十也凡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
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況十者皆相戾乎自固知其无形
之聲音不可得而知也請以臣章下有司閱黍之二米與一米
孰是律之在徑三分與四分四釐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
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是斛之方又圓其外深尺與方
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與方尺深尺六寸二
分孰是算數之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秬黍與一
米孰是鐘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長短厚薄而中律與不依古
法而中律孰是是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斛以校其容受
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器鐘磬
量器鐘磬合於律然后可以為樂也今尺律本末未正而詳定
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以云云也然議
者不言有司議論依違不決而顧謂陛下作樂為過舉又言臣

今宜先政令而礼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蘄使有司合礼樂之論見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於政令不已大乎昔漢儒議鹽鐵後世傳鹽鐵論今陛下定雅樂以求聲樂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焉願陛下令有司人人條件援經史論議合為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候真黍至然後為樂則必得至當而無事於浮費也臣不勝區區之愚臣鎮惶恐昧死再拜

上皇帝萬言書　臨川先生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切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

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

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之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合郡之間往往而絕無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

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

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
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
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甞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
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盖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
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
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
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
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甞不自人主
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
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
于鄉黨皆有學博置教道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
皆在于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

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可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无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无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分寸銖兩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而待之以屏弃

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也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姦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告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姦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无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

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百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為后稷知工者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辟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

久不勝任之罪不可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此周諛詔求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而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闇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无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道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道之官而亦未甞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甞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在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

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材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才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

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師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所當愼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苟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

之間固嘗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别士之行固能教則以射於礼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礼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先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礼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推見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士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无內外之虞也乃今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无頼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偲偲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者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学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

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商賈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出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為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

不知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婚姻而人以為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而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侈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

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多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

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滋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吾嘗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驅天下之才士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

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府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固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材能父兄

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輙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乱亡之道而治古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无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雖為吏而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晩節末路往往怵而為姦況又其素所成立而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辟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既取之不以其道至於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歴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巳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巳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耻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巳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絶簿書之弊因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

官而后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輙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輙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上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輙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

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国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无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无一日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万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發其謀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將吏无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于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无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礼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无幾耳夫人才不足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万世計臣切惑之昔

晉武帝雖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礼義損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乱矣而其後果海内大擾中國裂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聖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万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无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乱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变而无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

九而比於先王之諸侯王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之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亦

未有能力行而應之者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
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
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一有流俗僥
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
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
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
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
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悅順而趨之故古
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
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
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
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
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
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可以有為此其

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不能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于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之間非一日矣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

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鄭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狄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鄭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効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事亦足以觀矣臣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体者誠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切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于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七十

書

上皇帝書三

上皇帝論五事書

臨川先生

今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爲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户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蓋

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平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用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梟居鴈聚散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之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姦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搔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貰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隳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大害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

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強矣市易之法成則貨
賄流通而國用饒矣

上皇帝言任進抑姦書　　蒲左丞

熙寧元年月日前歙州觀察判官蒲宗孟謹昧死百拜上書皇
帝陛下臣聞聖人持天下不幸而至於極弊大壞之際欲更變
俾今猶當以不可測之術不可知之權威動天下使天下之人
安坐而樂從奔走而不知其故未嘗有君子敢暴為駭擾之法以
逆人之欲拂人之情強人之所不喜違衆戾物以招怨取怒斂
大憤起深讎而離天下之心也況不至於極弊大壞之際妄可
挪故而為矯拂勤俗之事結怨快不快於天下耶愛自迩時朝
廷惡官多而吏道雜一切塞絕之如防寇盜如捍禦敵如備狼
虎惟患去之不盡而不恚其有傷梗棘埂隙其路訶文峻法離
合其薦負增廣其年祀捉絕其遷外常攻其應條目而行格令
合制度而契圖模以取一日之榮也自古獻士未有如今日之

甚簡賤王官未有如今日之卑也彰灼著明而鼓動衣冠之怨
未有如今日之暴也自衣下士至於吏部選人上及於朝廷之
所謂郎曹卿列無一人不被竄逐無一人不攄其所欲此皆前
世好治之君孜孜降己貪求渴選賴而共為理者而今日舉
朝法之不啻於弃土人斥遣奴僕之易[illegible]之何使英偉自重之
士竭謀盡慮為國家喜舊事功流風迹哉精才奇智之人素守
廉隅素重名節不忍含屈辱而從貪販有父母妻子之迫又不
忍去而之山林者其不得已之心含恥強顏出入上官勉苟
過此甚可歎尚者大臣為法以節約進士經生之數舉天下而
計之三年之間率常數十方人而取三四百也又裁減任子之
令甚嚴而補者增為三歲三歲者增為再郊三承告老之澤十
八道使者選任之寵例皆寢罷大較比舊每歲已有千餘人不
占仕籍矣入仕之難既如此既仕之後又多為不可進之格以
沮之故舉職官之令行而京官歲損者常百餘員朝廷猶以為

來也召見引對之際又不用銓說正律不循祖宗故事與奪在
準出於臨時使天下有偶得偶失之嘆僥倖竊援以爲不便而
今年六月己未之詔又令天下通判之人卒不得與京官而輕
遷判官亦減其當舉之數士人何所恃而進乎前無榮進以誘
其心後無祿飽以足其衣食陛下尚欲責之治黎元養赤子不
已踈乎不能如此其甚者又有增年遷秩之法止郎限卿之令
止郎而限卿是又何也堯舜已來未嘗有也古之爵祿王者所
以礪拙駑鈍而今之爵祿朝廷務以沮善而惰志豈聖人把持
天下之術耶仕宦而有可止之時則人之爲善有可止之心矣
爲善而可止則朝廷尚誰與共天下哉陛下豈不思入仕之人
乎方今所貴而寵用者進士一科以進士言之使天下入仕者
率二十而得仕四十而京官比及引年之日不過爲陛下中行
郎中耳然而其間幾何而至此其猶幸而得仕誦書而入官者
又豈人人四十而入京官耶以此而較在明爲科條嚴設禁

今正郎限卿以取方職之識乎此寂清朝深失之議而治世無
謂之法路獻計者慮之不精求之不熟過目前而忘遠圖忽小
利而不知無益是一時之見動多士之心使怨讟歸于朝廷廢
採擷于天下不足以徵幾業衞祇以收蠡而取怨矣腐儒小生
不曉治体凡以謂天下之事皆當洗剔痛治然後可以置於太
平遂使快意之論陀耳之說以亂陛下視聽不知陛下新有大
寶正當以至恩厚德結人而不宜爲繳察拂逆之事駭擾天下
也論呼寂易得者天下之勢最難得者天下之心昔武王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而周室以興紂有臣三千離心離德不能
保天下夫人之心不可失也如此臣願陛下精意極慮不與
更而使已之失壹進取而擯弃人之常情也是以古之明王因
其情之所喜順而誘之無不得其欲故知人之惡飢寒也與之
禄使至於飽暖知人之惡貧賤也與之爵使致於富貴知人之
惡擯弃也与之榮名使榮於進取惟其如是所以天下聰明才

復以家資補係衆出不可函服之人皆樂為之用喜為之尽力其故何耶是非有奇貨異等蓋亦順其情而已今也牽違其情而欲與之共天下臣未見其可也願陛下勿為大過已甚之事廓然開其可進之路跡其室塞之源使轉運判官與列郡通判復得依舊舉官以誘州縣仕官之心使郎無可止之期卿無可限之數以破清望官塞絕之嘆使選人至於改官而資地礙格者不許於臨時以杜銓選惶惑之擾則天下榮望復在衣冠進路復通而仕宦復尊朝廷復重矣治平之法減京官舉職官使京朝已上四年而磨勘持此之術行之十年仕路自清吏員自守何必巧為術以蹐之曲為防以敵之並百日之疾求一日之愈之必知不可而五六十年之弊乃欲尽去不已遽乎願陛下從容安意以待之者至於暴亟非天下之福臣過計論事罪在不贖惟陛下裁赦臣宗孟昧死再拜

上皇帝論十事書　老泉先生

嘉祐三年十二月一日眉州布衣臣蘇洵謹頓首再拜冒萬死
上書皇帝闕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錄到中書劄子連牒臣以
兩制議上翰林學士歐陽脩奏臣所著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
乞賜甄錄陛下過聽召臣試策論舍人院仍令本州發遣臣赴
闕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旦卒然被召實不知
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躬至聖之資
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衆如臣等輩宜不少有
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扶走道路以副陛
下搜揚之心憂惶負罪無所容處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
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
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疎拙終
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且陛下所為千里而召
臣者其意以臣為能有所發明以庶幾有補於聖政之万一而
臣之所以自結髮讀書至于今茲犬馬之齒幾已五十而猶未

敢廢者其意亦欲効尺寸於當時以快平生之意耳今雖未能奔伏闕下以累有司而猶不忍默默卒無一言而已也天下之事其深遠切至者自惟疏賤未敢遽言而其近而易行淺而易見者謹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其一曰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為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奔走天下意有所向則天下爭先為之今陛下有奔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何則古者賞一人而天下勸今陛下增秩拜官動以千計其人皆以為己所自致而不知君為力以報上之恩至於臨事誰當効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直雖與之千万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所施以為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竭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以去而未得也臣切思之今制天下之吏雖自州縣

[illegible][illegible]其職而攷求官者皆未得其術是以若此紛紛也今雖多其舉官而遂其考重其舉官之罪此適足以關賢者而容不肖且天下供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而一旦攷官無所不為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為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為廉與能矣雖重其罪未見有益上下相蒙請託公行近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皆遂以為舉人者當明著其迹曰其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其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特曰廉能而已者不依如此則夫庸人雖死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者於州縣不足甚借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為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恐不出諸己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為善也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其實一也今降官罷任者必奏曰某人有某罪某罪當某狀然後朝廷與奪而行之今若不著其所犯之由而特曰此不才貪暴吏也則朝廷安肯以空言

而加之罪乎又何獨至於改官而聽其空言哉是不思之甚也或以為如此則天下之吏務為可稱用意過當生事以為已功漸不可長是以為不然蓋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為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為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成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必墮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況乎冗官紛紛如此不知所以御之而又何疑於此乎且陛下與天下之士相期於功名而毋苟得此待之至深也若其宏才大略不樂於小官而無羈驁者使兩制得以非常舉之此天下亦不過幾人而已吏之有過而不得遷者亦使得以功贖如此亦以示陛下之所推恩而不惟數之也其一曰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弟忠信脩絜博習聞於鄉里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若今之甚也今之

用人無譏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肖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朝廷自近年始有意於裁節然皆知損之而未得其所損此所謂制其末而不窮其原見其粗而未識其精僥倖之風少衰而猶在也夫聖人之舉事不唯曰利而已必將有大服天下之心今欲有所去也必使天下知其所以去之之說故雖盡去而無疑何者持其說明也夫所謂任子者亦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彼其父兄固學而得之也學者任人不學者任於人此易曉使任之不問其始之何從而得之也且彼任於人不暇又安能任人此猶借貸之人而欲從而匄貸不已難乎臣愚以爲父兄之所任而得官者雖至正郎宜皆不聽任子弟唯其能自修飾而越錄躐次以至於清顯者乃聽如此則天下之冗官必大衰少而公卿之後皆奮志爲善

不待父兄之任其任而得官者亦後不得復任其子弟亦當勉强不肯終老自棄於庸人此其為益豈特一二而已哉其三曰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績之法周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之行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之吏不可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入于九等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且觀自昔行考課者皆不得其術蓋天下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將安用惟其大吏無所屬而莫為之長也則課之所宜加何者其位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其能否而不謬今夫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肖之辨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

吏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莫爲之長陛下以無所屬之官而
寄之以一路其賢不肖當使誰察之古之考績者皆從司會而
至於天子古之司會即今之尚書尚書既廢惟御史可以總察
中外之官自還以爲司使朝廷議定職司之考課之法而於御
史臺別立考課之司中丞舉其大綱而屬官之中選強明者一
人以專治其事以舉刺多者爲上以舉刺少者爲中以無舉刺
者爲下因其罷歸而奏其治要使朝廷有以爲之賞罰其非常
之功不可掩之罪又當時有以償之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
下守令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而其所課者又不過數十人足
以求得其實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无便於此者矣今天
下號爲太平其實遠方之民困窮已甚其咎皆在職司不敢
盡言陛下試加採訪乃知臣言之不妄其四曰臣聞古者諸侯
自安其境內而卿大夫之家亦各有臣臣之事其君如其君
之事天子此無他其一境之內所以生殺與奪富貴貧賤者皆

自我制之出固有以自異之也其後諸侯雖廢而自漢至唐猶有相君之勢何者其署吏辟舉之權猶足以自之也是故太守刺史坐于堂上州縣之吏拜於堂下雖奔走頓伏其誰曰不然自太祖受命收天下之心歸之京師一命以上皆上所自署而大司農衣食之自宰相至于州縣吏雖貴賤相去甚遠而其實皆所與比肩而事主耳是以百餘年間天下不知有權臣之威而太守刺史猶用漢唐之制使州縣之吏事之如事君之禮皆受天子之爵皆食天子之祿不知其何以自之也小吏之於大吏不敢其有所不從唯恐其從之過耳今天下以貴相高以賤相諂奈何使州縣之吏趨走於太守之庭不啻若僕妾唯唯不給故大吏常恣行不忌其下而吏不能正以至於曲隨諂事助以爲虐其能中立而不撓者固已難矣此不足怪其勢固然也夫州縣之吏位卑而祿薄去於民最近而易以爲姦朝廷所恃以制之者特以厲其廉隅全其節槩而養其氣使知有所恥也

且必有異乎焉然後將以爲公卿而安可薄哉其尤不可者今以縣令從州縣之禮夫縣令官雖卑其所負一縣之責與京朝官知縣等耳其吏胥人民習知其官長之拜伏於太守之庭如是之不威也故輕之輕之故易爲姦此縣令之所以爲難也臣愚以爲州縣之吏事太守可恭遜卑抑不敢抗而已不至於通名贄拜趨走其下風所以全士大夫之節且以儆大吏之不法者其五曰臣聞爲天下者必有所不可窮是以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倉卒而取祿位唯聖人爲能然何則其素所用者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天下屠沽健兒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兵休之日雖有超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朝廷也今之任爲將帥者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陛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

以爲可復武舉而爲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武舉者蓋疏矣其以弓馬得之者不過挽強引重而弁之麄才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之又甚輕其第下者不免於隸役故其所得皆貪污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其六曰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必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疏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

太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為國矣臣愚以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為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臣請得歷其一二以言之夫兩府與兩制宜使日夜交於門以講論當世之務且以習知其為人臨事授任以不失其才今法不可以相往來意將以杜其告謁之私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為可信邪當無所請屬以為不可信邪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既奏而下御史親往莅之凜凜如鞫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為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猶有所挾也則其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發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肅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倜儻非常之才為陛下用也其七曰臣聞為天下者可以名器假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

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国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
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高下大小也特以為姑
收之而已將試之為政而觀其悵以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
士三人之中擢第一之日天下望為卿相不及十年未有不為兩
制者且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
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才亦或怠而不脩其學意恣行者大亦
壁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為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
下尊卑相高貴賤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大山喬嶽非
攀援所能及苟非有大功與出群之才則不可以輕得其高位
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
公卿得之則不知愧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
倖而無難也如此則足夫輕朝廷且遂以為三人之中苟優與
一官則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幸不入彼果不才者
也其安以入為彼果才者也則何患無所至乎此非獨以愛惜名

器將以重朝廷耳其八曰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於山川之
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
威故人不敢褻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
敱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今以中國之大使夷狄視之不
甚畏敢有傾言以瀆亂吾聽此其心不有所窺其安能如此之
不畏也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觀以使今之所謂使者亦
輕矣曰此人也為此官也則以為此使也今歲以某某來歲當
以某郡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強其
專對捷給勇敢文采可以幸致也今必使強之彼有倉皇失次
為夷狄笑而已古者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
今法令太密使小吏執簡記其旁一摇足輒隨而書之雖有奇
材辯士亦安所効用彼夷狄觀之以為樽俎談燕之間尚不能
辦軍旅之際固且無人也如此將何以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
哉臣愚以謂奉使宜有當人唯其可者而不必均拔其不能者

陛下責之以文吏政事不必強之於言語之間以取吾事而亦非寬其法使得有所施且今世之患是以奉使爲艱危故必均而後可也陛下平世使人皆得以辭免後有緩急使之出入死地將皆逃耶此臣又非獨以出使而言也其九曰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污之餘於是有以滌蕩濯洗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趍且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資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歛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詞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有其變以深改之則其禍必速惟其不失推恩而有

以救天下之弊者臣愚以為先郊之歲可因事為詞特發大號
如郊之赦而第士之賜且告之曰吾於天下非有惜乎推恩也
惟是凶殘之民知吾當赦輒以犯法以賊害吾良民今而後赦
不於郊之歲以為常制天下之人喜乎非郊之歲而得郊之賞
也何嫌廣其後後其後四五年而行之七八年而行之又從而盡
去之天下晏然不知而日以遠矣且夫說出於五代之後兵荒之
間所以姑息天下而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于
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敢今不為之計使姦人猾吏
蓄為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棄之以饑饉雖不及矣當此
之時欲為之計其猶有及乎其十曰臣聞古者所以撫其人之
議將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
之可畏故其言直今臣幸而未立于陛下之朝無所愛惜顧念
於其心者是以天下之事陛下之諸臣所不敢盡言者臣請得
以借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雖立而弊發

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千萬天下終不可為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褻狎戲嫚以求親媚於陛下而讒邪姦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皆以為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以為耳目玩弄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為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道於宦官珠玉錦綉所以為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闚覬覦閹人之謀陛下縱不聽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之根未去也切聞之道路陛下將有意去而疎之也若如所言則天下之福然臣方以為憂而未敢賀也古之小人有為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為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球為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於道中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禍事過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害故

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乃絕之辭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閨闥掃灑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為臣之所料而後世以臣為知言不勝大願曩臣所著二十篇略言當世之要陛下雖以此召臣然臣觀朝廷之意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天下無事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而不迂闊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下不以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效其所見且非陛下左臣言言無次至於朝廷今若矣恐後無由復言故去去之亥至於此也惟陛下寬亂之臣洵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書

卷